

2024年4-5月《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

书写家园之上

□刘滨德

四月,从立春迎来初夏,一批新的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上面世。从“50后”到“00后”,作者的不同年龄带给作品不一样的文学气质,在作品中也能看见地域风物的多样: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各有其样貌,海外景象也跨过千山万水与脚下的土地产生奇妙的联结……自然万物、家庭情感与城市样态,既为家园赋名,也是家园的所在。新刊新作以文学的笔调置身家园之上,也以精彩的文字为夏天预先奏响如歌的行板。

家的流变与恒常

家,被视为最小的社会单元,不少的新刊新作“以小见大”,放大“家”中具有当下性的点点滴滴,引发我们的共鸣。

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羊圈门》(《人民文学》2024年第4期)聚焦马一山一家,祖祖的婚事、碎女的生产、羊圈门村北山的挖地、德福巴的去世,马一山的家庭接连三地发生着变化,作者铺陈着生活里的酸甜苦辣,传递出马一山家的生活哲学。肖勤的中篇小说《廖廓塔赋合唱团》(《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里,能去“村BA”舞台表演,对于红糯、细糯姐妹一家来说无疑是一次变化。苗家姑娘们开始学习乐理、观看电影,最终她们将走向更大的舞台。写作者落笔在“家”的变化,但故事背后对新生活的向往却是一贯之的。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鲨》(《十月》2024年第3期)以“官场小说”的面貌出现,主人公马江河出狱后回归家庭生活过程让人印象深刻。在家庭这一共通性的语境里,置身其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有血有肉。

《人间信》(《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里,麦家把“家”这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当作他写作风格转变的一块试验田。蒋家父子两代人在不同年代,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离开双家村,都希望能够沿着富春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有所作为。麦家的语言处处充满着时代气息。鬼子的长篇小说《实话》(《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中,刘耳和他的儿子也构成了一种往来与互见——他们都费尽心思挣扎向上,却无可避免地成为“罪人”而不被故乡所接纳。家庭际际之间的往来互见不止于此,爻俏的长篇小说《实话》(《当代》2024年第3期)让李家三姐妹串联起横跨30年的家庭变故。她们既是从不堪的往事中出走,也在为未决的命案寻凶。爻俏笔下的“家”在时序更迭之外,更具性别关怀及社会意义。

家的呈现也不只是画卷式与脉络式,新鲜的生活依靠短篇小说自身的物理,摘取着富有意味的生活切片。《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由作家李洱主持“创意新力量”栏目,推出了张芷涵的《不要眨眼》和杨璇的《斯人》;《青年文学》2024年第5期“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收录了莫善卿的《春树暮云》、邹江睿的《倒影》、史若岸的《漫长的夏天》、顾骨的《床底父子》等作品。青年写作者面对“家”,善于抓取一个飘忽不定的文眼,从中细细显现出家庭情感复杂、难以言说的一面。这是他们基于文学知识习得、写作技能培养所生发出的新思考。

■第一感受

浸注着乡愁的爱和痛

——读徐祯霞《云端上的故乡》

□李星

徐祯霞是陕南柞水的一个作家,她的新作《云端上的故乡》是为了记住过往,也是为了用笔记录下曾经真实的存在过的绿树环绕的村庄和那弥漫着乡土气息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生活。

《云端上的故乡》是一本自传体非虚构散文,徐祯霞以其磁性而深情细腻的语言文字,记叙了自己对于故土、亲人、乡亲们那些刻骨铭心的生活烙印和生命记忆的见证,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一个村庄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换,展示了社会大背景下整个乡村面貌以及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变,凸显出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独立思考。这部书以生动而饱满的人物和细节,描摹了改革开放前后40多年来的乡风民俗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动情的描绘,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和时代精神内涵,更为难得的是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所氤氲的对故乡故土及其父老乡亲的缱绻深情。这是一部诗情画意的山川大地之歌,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乡愁之诗。

这部作品虽然写的只是柞水县下梁镇王坪村,是个小例,但是它却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这些年,在城市化进程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村庄,因为地理的原因,因为建设的原因,因为投资的原因,因为安全的原因,因为国家扶贫政策力度的加大,使得村庄整体搬迁,尔后,这个村庄的行政建制改变了,叫法改变了,人、物、事统统更替与变换,那些原来固有的存在了几百年的村庄,就这样从那一块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消失了,以致到了无痕迹,但在整个的社会发展中,这又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徐祯霞用第一人称纪实的手

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各有其样貌,而海外景象也能跨过千山万水与脚下的土地产生奇妙的联结……自然万物、家庭情感与城市样态,既为家园赋名,也是家园的所在

探访自然与我

新刊新作中的自然气息格外浓郁。这不仅是指作品中中对自然景象的取用,更是强调写作者观照时代的互动不只局限在人与人之间,面向自然万物的微妙情感在作品中也有体现。

《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推出于学涛的《遇獾记》和陈应松《熊的故事》,以不同人称讲述了人与动物相遇的故事。《遇獾记》讲述那只耳朵残损的母獾在“我”落榜后的夏天里意外出现,“我”对母獾的态度前后发生了不少变化,结尾以母獾报恩的情节表达出一种朴素善良的自然观;《熊的故事》也写到一次奇遇,只是施工队这个“小社会”里对如何处理小熊产生了分歧,人性的贪婪最终导致了悲剧。当自然作为客体时,人性会被放大,对其进行检视、反思,这是当下文学写作的重要话题之一。

李启发的《草本》(《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让花草联结起米桑和华妹的家庭生活,他们因草而结缘、以割草为生……花草生长的坚韧象征着他们的日常;蔡崇达的《看台风的人》(《当代》2024年第3期)里,蔡耀庭看台风的奇妙故事让身为作家的“我”意识到,台风天气的紧张、迅疾、无法预料正是一种生活的底色,而台风也以让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弥补了人与人之间的罅隙。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2期)更是直接将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草木——对应起来,小说似乎延续着屈原《离骚》里花草喻人的传统,用草木的脾气与性格补缀出普通人身上毛茸茸的质感。

城市以何种方式被塑造

塑造一座物理意义上的城市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而写作者们把他们对于城市的种种理解记在纸面上时,将城市塑造造成精神载体的另一个漫长过程才刚刚开始。

劳动是城市塑造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学写作的命题。我们能够看到新刊新作里,劳动经验以多重面貌得到呈现。袁凌的《环形成长》(《北京文学》2024年第4期)贴近北京郊外皮村里的劳动者万华山,讲述他如何因劳动而迁徙,以及在现实处境中如何坚守他的文学志趣。延续着“皮村文学小组”的话题,张慧瑜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为这群心怀文学理想的劳动者们作十周年的记事,展现“皮村文学小组”的发端与现状、人物与事件,让我们看到文学的点滴是如何在劳动者的生活中汇成河海。马晓康的《拉小提琴的砌砖工》(《青年文学》2024年第5期)把砌砖视作现实与理

想的中间层,也成为小马和工友们的纽带。虚构为劳动增添色彩,而非虚构写作还原劳动本身的坚实有力。

脚下的城市如何与更广阔的远方形成链接?《北京文学》2024年第4、第5期“新北京作家群”专栏分别推出徐则臣的《紫晶洞》和孟小书的《终极范特西》,海外务工和网络“杀猪盘”、现实的劳作和虚拟的交往都会成为由彼及此的方式。在徐则臣的另一篇小说《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十月》2024年第3期)里,两个中国人在异国的艺术与迁徙之旅,暗合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考量。

描摹城市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关系到怎样塑造一座文学的城市。当城市内嵌在作品中,它已不单是城市本身,更可以看作是一座情感的掩体。《青年文学》2024年第4期推出了“新女性专号”,其中的作品多聚焦于都市生活,打开了理解与表达城市经验的不同窗口。朱婧的《思凡》讲述高校“象牙塔”里的人情纠葛,面对郑老的突发事件,“我”调查的同时也在反思,结尾处《思凡》唱词一出不由得让人惊讶。李静睿在《未竟的河滩》中设置了一显一隐两个案件,一桩偷窃案让二十年前的命案浮出河滩,这是“我”的成长与觉醒,也是对盈盈迟来的拯救。顾拜妮的中篇小说《水形物语》关注到乔妍、慧珍之间的女性情谊,小说以慧珍的追求者小武被用作作结,同样以案件启发女主人公对生活的重新思考。城市生活里的“非常事件”成为几篇作品的共同元素,读来更觉得像侦探小说——女性写作者的笔触在都市步履不停的节奏中,试图传递出一种现代生活与生俱来的不安定感。

展现城市如何被塑造成情感掩体不仅是一个向外的过程,往往也需要写作者向内询问自身,这是新刊新作中散文写作的重要角度。朱强《地址簿里的日常》(《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写到厨房的气息、搬进带来地址簿的变更、道路与屋顶……这些充满回忆的微小处,融合出南昌城的热闹精彩与五味杂陈。侯磊的《板儿爷世家》(《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中,被唤作“板儿爷”的三轮车夫和北京城一齐在历史中起伏变化,但他们身上的“劲儿”却已经深深扎根在胡同街角。《十月》2024年第3期由批评家张莉主持的“散文中的新北京”栏目推出了芥叶、刘琼、刘大先等人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同样以北京城作为书写对象。其中,有新北京人讲述如何被这座城市接纳,也有老北京人追忆这座古都经历了怎样的新生、发生了哪些变化。无论面对的是哪座城市,写作者在散文中都诚恳地认领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种种情愫,城市气象在这些散文中变得贴近可感。在这些新刊新作中,我们感受到文学现场的活力,也看到了文学家园中,人与自然的互访、家庭生活的记述以及城市情感的认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评论

王彬《丰泰庵》:

传统历史小说有了新写法

□陈纸

王彬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以40万字的宏篇,全景式地展现了明末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位17年的重大事件,描绘了政治巨变中皇宫内外各色人物的境况与命运,充满了文学与历史张力,令人掩卷叹息。

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建州铁骑与西北义军的双重夹击下土崩瓦解。崇祯皇帝为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不受凌辱,要将她们刺死,但大女儿长平公主只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顽强地活了下来。历史学者李力与意大利女友、在北京大学读博的薇妮,在做长平公主生平研究时,意外发现了她的日记,里面详细记述了她长达60余载的悲惨遭遇。小说从长平公主自述的视角,描摹了众多历史人物,也描绘了许多虚构人物,从皇帝到百姓,各色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在明代末年的历史大潮中悉数上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创作历史小说有两条铁律,第一,要在历史背景中描绘历史人物,第二,要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简言之,要拂去时间尘埃,敲开古人窗口,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感同他们的所思、所感、所悲、所乐。这是对历史小说创作者的基本要求。王彬多年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在他的笔下,即使是四百多年前的历史小说,也是建立在可以考察的史料基础上的。《丰泰庵》游刃有余地将笔触伸向了其时的语境,涉及了宫廷建筑、服饰、器物、食品、官职、礼仪、风俗,将故事情节放置于纤毫毕现的生活环境中,让人物在逝去的历史画廊里“复活”起来,并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包含在小说的叙事当中。将历史深处的典章制度与小说人物相融合,其背后需要多少研读、分析、创作的心血,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知晓,但是,非如此不能创作出优秀的历史小说,这是王彬的长处,也是我为《丰泰庵》击节叹赏的原因之一。

在叙事方法上,《丰泰庵》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的作品。赓续了以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等评点大师为代表的评点之法,将评点引入小说中,这些评点式的文字与读者的阅读同步,以原文和全文作背景,有效地起到了补充、提示、引导、启发读者的作用。当然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继承,而是有机的、生动的,呈现了今人的手法与观念。《丰泰庵》十分注重小说的“人称”与“视角”的转换运用,使小说的叙事风格视角多样、结构丰富、开

“编研一体的成长模式给予了编辑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在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学术期刊承担着重要职能,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方式”

□夏义生 余晔

文艺新质生产力的创造与更新,一个重要取径便是出版行业大量优秀文艺编辑从业者的创新与奉献。置身其中,我们在与同行既拥有时空交错感、又自觉沉淀与混溶的智性交流中深感编辑这一职业的可贵,唯有用心之人方能发掘与感同身受。长期以来,《文艺论坛》在进退、攻守、新旧、正反、前后等冲突与融合中逐步理解了成长、传承、共同体意识之于一份期刊及其编者的深义。

成长。成长是时代永恒的主题,2018年,由湖南省文联主管、省文联创研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文艺论坛》的全新上线便生动诠释了成长的母题。刚出生的《文艺论坛》身躯弱小、信心不足,却是湖南文艺界、评论界的一枚火种、一束微光、一份希望。通过在一中极大的不确定性、边缘性、匮乏性中寻找力量与突破口,杂志终于于幸运、粗犷地闯进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学术期刊阵营,并拥有了一席之地。为了这份希望,我们每天都在勇敢、决绝地对稿件进行否定与自我否定,又在一种极度警觉的心理预设中承受策划、约稿、审稿、发稿的压力和风险。经年累月,与《文艺论坛》共同成长的,还有编者内心的自尊与骄傲、作者的关注与认同、读者的口碑与评价,它们共同参与、支持、见证着这颗新苗的破土而出、向风而行。

传承。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份事业,同样需要文化的积淀与延续。优秀学术期刊作为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连续性出版物,在文化、文明、学术的传承方面有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学术期刊编辑,如果不从刊物的历史连续性中来认识它,不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办刊、评刊,就不可能了解刊物的过去,也不可能把握刊物的当下,更不可能展望刊物的未来。《文艺论坛》的新生与成长,并不是无所依傍、无迹可寻,而是有着30多年办刊经验的累积与代际传承。它的前身是创刊于1988年的《理论与创作》,二度更名,几经沉浮,这份刊物的荣耀事业在一代又一代主编手中传递。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创刊元老的手稿中、在彭诚老主编的吊唁中、在泛黄的合订本中、在一代又一代编辑的接力中时刻感受它内心的丰富与绵密。我们深知,今天我们拥有的每一篇、每一期都承载着历史的荣光与温度,内蕴着前辈的智慧与青春。有了这份传承,今天它所展现的美与力量也一定能够激励、鼓舞着后来者接着往前走,走出新意,走向高峰;更是因为这份传承,无论时代的面貌与表达如何变幻,我们的24字办刊宗旨——坚守批评精神、营造思想空间、追求湖湘气派、兼容百家风格不变,清晰且笃定。

共同体。编辑的人生标签多与研究、批评、判断、取舍相关,编辑的身份认同又与责任、担当、情怀、奉献、创新、持守相联,“编研一体”的成长模式给予了编辑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置身现场,能否拨开现代性的重重迷雾,从而追寻本真、坚守初心,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话题。与之相关的,则是学术期刊编辑的共同体意识与学术共同体建设问题。编辑出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有一套明确的制度与流程把控,同时需要团队的高效协作。编辑团队是彼此高度关联的命运共同体,团队成员之间的共同体意识营造至关重要。如果在编辑理念、期刊定位、责任担当、价值情怀等内核呈现上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便很难形成合力,向内突破。而在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学术期刊承担着重要职能,也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方式。《文艺论坛》政刊以来,把主动参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学术共同体建设作为内嵌的理论自觉。由此,我们积极活跃在当代批评一线,不迷信名家、不怠慢新人,敏锐觉察到期刊存在的同质化问题,有意在栏目设置、主题策划、新人培养上探索自己的路。这条路,有编研“两条腿”的压力和挑战,有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荆棘丛生,还有无数期盼或观望的眼神。

(作者系文艺系《文艺论坛》主编、余晔系《文艺论坛》编辑部主任)